

冯小涓/著

我是川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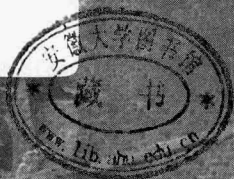


I AM A
SICHUAN
SERVICEMAN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冯小涓/著

我是川军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川军 / 冯小涓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229-06776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6578 号

我是川军

WO SHI CHUANJUN

冯小涓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陈渝生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黄 杨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8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9.75 字数: 298 千

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776-2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没有纪念,人民的历史就不存在。

——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

引子

我是在二爷梁草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听完他的故事的。

记得那天我再次走进熟悉的楼道，敲门后，门很快打开了，一股藏香的气味伴随着念经的声音扑面而来。

开门的是梁玉，脑袋上纷乱的细小辫子像很多张牙舞爪的小蛇，她晃动的时候，那些蛇也扭动起来；她的两道眉毛也像两条蓝色的小蛇，不知是哪位美容师的拙劣手艺。她的嘴唇上留着红色的唇框线，显然也是文上去的，这会儿还没来得及在框子里涂上唇膏。我不喜欢她脸上文上去的东西，但她说跳舞的时候化妆就方便多了。她是少年宫的舞蹈教师，我喜欢看她跳舞。她身上穿着艳红的真丝睡裙，手里还拿着一块没吃完的冰糕。看着我站在门口，羞得满脸通红，叫了一声“哎哟”，一把关上了门，门里传出声音：你等着啊！

当她再次打开门的时候，已经换上一件银灰和黑色条纹相间的连衣裙，裙子的下摆参差不齐，这使她看上去显得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。她的腰身比蛇还细，走路的样子也有一些舞台效果。只有脸上的表情，显得有些稚嫩，眉眼间总带着一丝笑意。我喜欢看她笑的样子，仿佛生活很甜蜜。

梁玉很快说到二爷，二爷在我们家学会了念什么经，让我想想，是《地藏经》，没听说吧？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经不经的，是爷爷告诉我的。他俩之所以活着，仿佛是为了念经。他们念经的时候，就是五雷轰顶也不会

半途而废的。一部几十页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他背得滚瓜烂熟。一位法师送了《地藏经》磁带，我给他们买了录放机。二爷每次念经时都要放磁带，说是高僧大德和诸多佛友的加持力，这样更能超度那些战死的亡魂。二爷发愿要念一万次《地藏经》，我问他那得念多少年啊？二爷伸出两根老藤一样的手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指二十年。二爷说要超度更多战死的人。我曾经问他，成百上千万战死的人啦，你一个人超度得了吗？二爷一脸迷茫。超度一个算一个吧，二爷的声音有些悲壮。他似乎在进行另一场战争，一个人在同整个社会的遗忘和冷漠作战，又似乎在同自己的懈怠作战，与时间进行一场注定要输掉的战斗。

梁玉推开佛堂的门，一股更加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，屋里有众人一齐诵经的声音，我好奇地探寻经声传出来的地方。与客厅相对的一扇小门虚掩着，两个老人坐在蒲团上，双手合十，半闭着眼，嘴唇一开一合，模样极为虔诚。我在门边探头探脑，他们毫无反应。小佛堂的墙上挂着西方三圣像，下面是一个雕花条桌，摆放着鲜花和供果。屋里就两个老人在念经，我奇怪那么多的念经声和木鱼声是哪里来的，梁玉指了指鲜花下的一个小机子，说，放的磁带，是一个大法师领着三百名信众一齐念诵的“地藏经”。

梁玉招呼我喝茶说，你要有耐心。喝了一阵茶，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在客厅里来回走动，故意弄出一些声响，木鱼声让我更加烦躁。从门缝里依然看到老人端坐在蒲团上，像两尊雕塑。

梁玉拿来一本影集，为我翻看，并在一旁解说。照片上有三个男人和两个男孩，三个男人坐在前面，梁二爷坐在正中，后面的男孩站着，背景是农家院落，再后面是葱绿的山峦。

梁玉说，二爷一生只有这几年才留下了照片。我怕有一天二爷走了，关于他的故事就像痴人说梦，无人相信，也许照片能够作证。

过了很久，念经的声音终于停了，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。头发花白的老人是梁玉的爷爷梁根，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，背上还有大大小小的洞，为了掩饰自己的衣服，老人又拿来一件蓝色的中山装穿在身上，这件衣服使他看上去显得很老实。二爷的白衬衣和西服看上去很洋气，兄弟

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梁玉端来两杯白水，两位老人喝了水，梁二爷说，小汪，梁玉说你是报社的大笔杆子，这几天我闲得慌，我想把自己的经历给你说说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把这些记录整理出来，等我死了放在老家的神龛下，给爹妈一个交代。

我试试吧，不懂的地方还请您老人家耐心指点喔！

梁玉快人快语：跟我二爷，你还客气个啥？

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消化梁二爷讲述的故事，在查阅大量书籍后梳理并整理出这些文字。同时，我把梁二爷那次回家的行程也真实地记录下来，作为文中 A 的部分。梁二爷的回忆作为文中 B 的部分。我只是把这两部分内容作了穿插和剪接处理，使这些文字看上去像一部小说。为了叙述方便，文中人物按他们真实的名字记录，很多地方免去了称谓。

A1

几天前，我第一次见到二爷梁草。那天我和梁玉的爸爸也就是我未来的老丈人梁廷俊一起到成都接他。在机场出口，一个老人四处东张西望，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，露出了油光发亮的头皮；他的长相也有点异类，脑袋小身子大，脸上显出少有的精明，甚至有一丝狡黠留在眉宇间。眼下正是夏天，他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白衬衣，外面还套着一件挺括的西服，看上去很洋气，老人没系领带，却紧紧地扣着衬衣领口，袖口上也扣得严严实实，仿佛身上包裹着许多秘密。

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来比对，还是没认出我们。倒是发现了一块写着“梁草”名字的小纸牌，我举着小牌也在焦急地东张西望。廷俊，梁廷俊！他喊道。梁廷俊也喊：二爹，梁草二爹，我们在这呢！他推着行李车走过来，指着梁廷俊说：你就是廷俊吧？你笑起来的样子跟你爹一模一样！他反问，那你又怎么知道我是你二爹呢？梁廷俊说：旱烟袋呀，你的行李包外挂着一个旱烟袋。我爹对我们说过，这是爷爷留给你的东西呢！

走出机场，春天懒洋洋的阳光落到脸上的那一刻，他知道，终于到家了！

他望了一眼灰蒙蒙的云层，仿佛对云层之下的故乡山峦呐喊：我终于回来了！

太阳还是熟悉的那个太阳，经过云团的层层过滤，阳光失去了威力，显得懒懒散散的。混合着微风的柔软气息，也是他熟悉的故乡的气味啊！

廷俊把他领上车，给老人介绍我说：这是梁玉的那个……朋友小汪。我递上一杯茶，对他说，这是家乡的绿茶，家乡的水，二爷你尝尝。他扭开杯盖，喝了一大口，噙在嘴里。好多年没喝到这样的茶水了，真甜，真香啊！他感叹。然后大口大口地喝起来，把一杯茶水喝得干干净净。小伙子，你想得真周到，连家乡的茶水都为我准备了！廷俊笑了，二爹想吃什么？回锅肉，臊子面，锅巴凉粉？他说，大侄子，快别逗我了，想家的人嘴馋，都想吃！廷俊对司机说，好哩，小王，到机场宾馆餐厅吃饭！

那一顿饭，我一直认真地看着他吃得有滋有味。回锅肉又糯又香，臊子面又麻又辣。他一个人吃了两碗臊子面，一盘回锅肉。他夹起一大块肉说，五十多年了，整整五十多年没吃上地地道道的回锅肉！廷俊说，二爹，现在回来了，每天都能吃上回锅肉了，我妈最拿手的菜呀，就是回锅肉！他说，好哦，回来享福啰！

一路上他贪婪地看着窗外，恨不得把故乡的一切都收入眼中。记忆中低矮的瓦房很难看到了，到处修起了水泥房，有的地方还在修建中，砌砖的工人挥舞着砖刀正在忙碌。这条抗战时期修筑的公路也拓宽了，另一边正在修建高速公路。廷俊兴奋地介绍，这条高速公路竣工后，从桑州到成都就一个小时，走出四川进入陕西，也就七八个小时，快得很哩！穿着草鞋，身背老套筒枪的队伍在山道中艰难行进。记忆和现实反复叠现。呜呜！火车汽笛声传来，长长的车厢蛇行而过。

都通火车了？他问。廷俊笑了，五十年代就修通了宝成铁路，在崇山峻岭中间开凿隧道，还死了不少人呢！

哦，共产党还真是干大事的！

廷俊说，二爹一看就准，社会主义呀，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！廷俊的口气中流露出自豪。

经国先生在台湾，也组织人修公路修铁路，不瞒你说，我就是修过公路的。他说，又问：廷俊是共产党……党员？我接过话头说，我们梁县长呀，是年轻的老党员！

廷俊问，二爹是刮（国）民党……党员？

他摇头，什么党都不是，白瓦片一个！

公路上塞满了车辆，汽车走走停停。我第二次出川时，一天看不到几辆汽车，想不到现在这条路上这么多车子！他说。廷俊说，是啊，这十年大陆发展很快呀，连我这样的人也坐上轿车了。这些年，不搞大的政治运动了，一门心思搞经济，大家都在挣钱致富呢！

他说，这样好呀！以前听说大陆人过得苦，饿死很多人呢！廷俊说：爷爷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。我们村离公社远，后来，上面发救济粮下来，通知大家到人民公社去领粮食，居然没人去，你猜是什么原因？没饿死的人也饿得没力气了，没法去领粮食呀！后来还是公社派干部送下来的，那批粮食救了好多人的命呢！

这五六十年来，要活下来真不容易哦！人一落地呀，就像掉入河水中的木头，被浪头打得忽东忽西。唉，人到世间是来受苦的。他的话像在自言自语。

二爹最有资格说这种话，你老人家命大福大呀！

是命哦，是人就得认命，没办法。他说。

到桑州时，已是黄昏。夕阳下，远远就看见高高低低的楼房。他说：桑州也变了哦，以前就几条街道，都是青瓦房。廷俊说，现在有三四十万人口呢，还有几个大工厂，都是国营大企业，生产的电视机全国有名呢！二爹，今晚就住桑州，陪你老人家到处看看。

好吧，桑州公园还在吗？

在，现在是城市中心。小王，把车开到桑州公园对面的桑州酒店，今晚我们就住那里。

晚饭后，我们陪他到桑州公园走走。公园里有几棵高大的香樟树，伸向幽蓝的夜空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些香樟树是看到我们出发那一幕的，当年好多人来欢送哦！他对廷俊说。廷俊指着门口一排石砌的假山说，二爹，你看！

昏暗的灯光下，只见山石上长满了杂草，依稀能看到石壁上刻着一排字：桑州公园，下面的落款是“李洪武”。

他指着字迹问：真的是李洪武将军的字？

廷俊点头说，将军的墓也在公园呢！

哎呀，你咋不早点告诉我，我什么也没带呀！廷俊，我要拜见将军。走，我们一起去买纸钱！

廷俊面露难色，二爹，这是公园，不是我们安家山，不能随便烧纸钱的。

他不管这些规矩，犟脾气上来了，自顾自走出公园的大门。廷俊跟上来说，二爹，不买纸钱好么，买花吧，买花多文明啊。在公园里烧纸，万一引起火灾……廷俊反复劝导他。我们跨进一家百货公司，二爷先买了一个瓷盆，对廷俊说，我在瓷盆里烧，行不？廷俊见他这样执拗，也就说，行，行啊！

我拿着瓷盆，我们一起上老街买纸钱。所谓的老街已是五六十年代的水泥建筑，一般有四五层。那条迎恩街，还在吗？他问。廷俊说，在啊，这条街出头就是。走，去看看！

果然，跨过街口，对面好像另一个世界。狭窄的青石板街道，两旁是密密的青瓦房，房檐下是仅能容一两个人的街檐。对了，这才是记忆中的桑州嘛！他一下子高兴起来。

在街上行走的男人大多穿着蓝色的中山装，偶尔还能看到穿着粗布长衫的老人，长长的胡须下一根长烟管，烟管下面吊着一个烟袋。他说，看那个老人，多像你爷爷。廷俊笑了，说，二爹，那个年代的男人人都这样吧？他大笑着点头，现在时兴穿蓝色中山装吧？廷俊指着自己的一件灰色西服说，不，现在时兴穿这个。前些年，我们都穿中山装呢！

街坊的前半部分是商铺，中间隔着一块蓝色碎花布门帘，门帘后面就是自己的家。

临街的商铺一般是木门板，将门板一块一块揭开，杂货铺、茶馆就开始一天的生意。这条街上，卖油盐酱醋的，卖锄头犁耙的，甚至还有打布壳卖的……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。一家杂货铺前摆放着一个簸箕，簸箕上堆满了烟叶。他如同看到黄金，只觉眼前一亮，抓了一把烟叶放在鼻子下使劲地吸着烟草的气味。就是这个味道……真的还是这个味道，他喃喃自语。卖烟的男人穿着长衫，慢条斯理地吸着长长的烟管，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情和莫大的享受。他从烟袋里拈了一撮烟丝，用两根

熏黄的手指搓成一个小圆球，重新放到烟锅里，用手在烟嘴上抹了一把，递给二爷说：老哥，尝一口！他接过烟管，廷俊掏出打火机要点火，他摇摇头。卖烟的把一根燃红的纸捻递过来，他移到嘴边，舌头和嘴唇轻轻一碰，熟练地一吹，一股小火苗就从纸捻上升起，点着烟丝，又深又长地吸了一口，在嘴里包着，再慢慢吐出来，陶醉似的叹：好烟，好烟呀！

廷俊哈哈大笑，二爹，尝一口我这个“大前门”！

廷俊递来纸烟，他用手一挡：大侄子呢，我寻的就是这个味道哦！

卖烟的也笑了，称好烟叶，切成细细的烟丝，装在两个牛皮纸信封里，递到他手上说，老哥是爱烟的人，这烟叶也就遇上知音了！我付过钱，为他捧着信封，又往前走。

远远的就看见两个纸花圈摆在门口，我们寻到丧葬用品店了。买好纸钱、香蜡，跨出门来，就见对面有一个烧卤摊。昏暗的灯光照着一层油腻腻的透明塑料纸，下面有嘴尖、猪脚和牛肉。买好后，他又想买一瓶酒。想起在台湾喝过的绵竹大曲，便招呼摊主，来一瓶绵竹大曲！廷俊说，二爹想喝酒，回家我请你喝五粮液，四川有的是好酒哦！他说，在我喝酒之前，我得孝敬李将军三杯酒！

一切准备停当，转回桑州公园。树木掩映的小径上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慢悠悠散步。隐隐听见有音乐传来，他便上前凑热闹，原来是一些跳交谊舞的人，在露天坝里寻乐。廷俊说，这些年大家时兴跳交谊舞呢！

好花不常开，

好景不常在。

今宵离别后，

何日君再来？

蓦然听见一个女人的歌声，他怔住了。眼前，是一对一对的舞伴，在红色的灯笼下影影绰绰，翩翩起舞。唉，像月桂呢！他叹道。月桂是……廷俊问。说了你也不认识，还是不说吧！二爷说。

二爹，这是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声，这些年风靡大陆，喜欢的人很多呢！

邓丽君？不认识。他说。

廷俊带我们来到一个僻静处，指着一个圆形土堆，土堆上长满灌木和野草，借着打火机的灯光，我们看到“李公洪武将军之墓”几个字。他抚着冷冷的石碑，声音有些颤抖：李将军，您的老兵梁草来看您啦！

此时阴阳相隔，泪落无声，他拭去清泪，颤颤地移开脚步，把一对红烛点燃，又燃了香，把卤肉放在石案上，这才恭恭敬敬地跪下去，磕了三个响头。

廷俊掏出两支“大前门”，点燃了，放在石案上。

我们把瓷盆放下，蹲在盆边烧纸。火光发出噗噗的欢笑声，烧过的纸钱一个劲往上飘飞。他说，廷俊你看，小时候爹给爷爷烧纸，出现这种状况时，爹就会说，丑娃子，你爷爷今儿高兴哩！今天将军也高兴呢！他又转向坟头大声说：李将军，您的部下梁草来拜祭您，您来拿钱，放心在天国享用吧。现在天下太平，不打仗了，您老人家安心休息吧！

我们烧完纸，看着火苗慢慢熄灭。他和廷俊抽着各自的烟，半天没说话。临走，他轻轻拍着墓碑说，将军，将来我回桑州，会经常来看您，陪伴您的孤单……

这样说着，他似乎心里一酸，忙咽下话头，转身离开。

B1

我们被押送着从县城一直走到桑州，那是我第一次到桑州。

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有气无力地行走着跟我一样的庄稼人。我们穿着单衣和草鞋，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。我想起同梁根爬上安家山顶的经历，我不知道我们碰见哪方的鬼魅了，总也走不出迷宫一样的山区。直到有一天我们爬到大庙山上，突然看见下面的山势低矮下去。带路的人说，我们快到桑州了。果然，沿途的山渐渐小了，就像一个个大馒头，平坝越来越宽了。我想起梁根的话，就在心里对他说，老三，山外面是坝子，又平又大的坝子，一眼望不到头的坝子，全是好田好土！

稻子已经收割了，稻桩还在水田里。那么多的田，要打多少谷子哩！我们那里田少旱地多，吃米要拿麦子到场镇上交换，这些地方的人一年到头少不了白花花的大米吧？一路想着，便越发想家。

到桑州后，我们才换上了统一的军服，缠起了绑腿，人一下子精神了很多。我们整天进行操练。我对练习打枪特别认真。锄头是农民的命根子，枪是当兵人的命根子。我一个劲地练习射击，有事没事都在想瞄准的事。后来我就玩得很利索了，打空中的飞鸟一枪一个准。长官拍着我的小脑袋夸我，我便越发来劲了。

操练一段时间后，突然接到命令要开赴前线了。那天是少见的晴朗天气，我们一早便在桑州公园的坝子集合，全城倾巢出动欢送我们。穿着长衫的市民举着一些标语，我不认识字，便偷偷问同乡李发生。李发生读了几年私塾，他说那些标语上写的是“把日本人赶出去”，“还我河山”。坝子前面主

10 席台上坐着桑州的头头脑脑，有一个留长胡子穿长衫的老头儿首先讲话，李

发生说他是桑州的五老七贤之一，是清朝进士王朝德的孙子王鸿儒，是当地的什么主席。他说，一定要把倭寇赶出中国！我问李发生，倭寇是什么？李发生不耐烦地皱着眉头，我就不敢再问了，我想那和我妈说的“龟儿子”意思差不多。我当时也愤愤地想，龟儿子闯到我们的地盘来，让老子没法在家里过安宁日子，没法娶春花生儿子，没法孝敬爹妈，老子讨厌这些龟儿子！

然后我便看到了我们的军长李洪武，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大官，威武得很。他的眉毛像两把黑剑，充满杀气；鼻子往两边扩展，显得霸气十足；嘴唇又大又厚，似乎能吞下一切；个头不高，但每一块骨头都硬邦邦的很有力量。李长官说话也杀气腾腾，每句话都要带血，“洒血疆场”、“血战到底”、“马什么裹什么”，梁玉你快说说。那叫马革裹尸，二爷。哦，马革裹尸。李长官后来真的战死了，一身被打得像蜂窝眼，中了鬼子的伏击，大家拼死才抢出他的尸体，用一个麻袋装了背在背上撤退下来。李长官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上战场的，他的话让我们精神大振，我才第一次感到我在做一件大事情，而且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！

那天整个会场热气腾腾。桑州大学宣传队身着校服的一个女学生，当场咬破手指，写下血字，李发生说，那叫“还我山河”。然后由王鸿儒把血字旗庄重地递到李洪武手上，王鸿儒说，我等妇孺老朽虽无力上战场，也要在川内办工厂修公路种粮食，拼尽全力支援川军抗战！

李洪武敬了一个军礼，一脸肃穆地接过血旗。全场官兵高呼：为民族存亡拼死血战，以告慰家乡父老！王鸿儒当场宣布，老朽手无缚鸡之力，在国难当头时无法挺身而出，与敌人拼一死战，深感惭愧！我愿把文庙街祖宗留下的一处公馆捐献出来，资助前方将士！

会场再次响起掌声。

李洪武用颤抖的声音说，前些年在川内打仗，是熊家刘家邓家之间的混仗；现在打仗，是为救国图存。我李某不留家底，把两个师的兵力全部开赴战场！

公园里掌声四起，锣鼓喧天。桑州大学一位男生从人群中挤出来，跑到李长官面前要求参军抗日，李洪武一拍他的肩说，有这样的男儿，倭寇休想灭我中华！李长官问他叫什么，他说，张浩存，浩气长存。李长官说，好哇，有志气！大学生说，我还写了一首诗。李长官说，念！大学生站在台上，念道：

男儿报国赴边关，
不灭倭奴誓不还。
埋骨何须桑梓地，
人间处处有青山！

李发生在我身旁兴奋得脸都红了，连称写得太好了！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叫诗，但总觉得我的骨头能埋在安家山埋在我家的屋后也好嘛，我可不愿做孤魂野鬼。李发生白了我一眼道，龟儿子只晓得你安家山簸箕那么大一片天！我就咬住唇不敢说话了。

抗日宣传队演出了《保卫卢沟桥》，我问李发生，卢沟桥在哪里？李发生看得很上劲，他说，给你说了，你也不知道。又继续看他的戏。

城里人还给我们发毛巾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拿这些东西，我不能拿人家的东西，我从来没接受过人家的东西。但李发生拿了两条，我就稀里糊涂地伸出手，人家就把毛巾塞到我手上。看他们的神情，似乎我们去打仗，与他们有关，是帮着他们去打架似的。李发生很生气地训我，这哪是打架呀，你这人觉悟太低，给你讲道理，简直是对牛弹琴！我说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是打仗，只见过水牯牛跟母牛打架。李发生就笑，周围的人也笑。我摸着小脑袋说，真的，有什么好笑的！李发生说，你看见男人和女人打架了吗？跟水牯牛打架一样！哈哈，你喜欢看，我们都喜欢看！我觉得他们说的是怪话，就不再接话了。

全城的人都围在街道两旁欢送我们，他们的手摇晃不停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宽的街道，第一次看到桑州城里的汽车，这些让我头晕脑涨。耳朵里尽是人声，眼睛里全是人影，我被后面的人推着走，像在梦中飘浮。城里的女人比我们那里的女人穿得花哨。我不敢看那些女人的脸，只敢看她们的屁股，裹得紧梆梆的屁股，有的还露出了大腿，白花花的晃眼睛。

送行的人渐渐远去，人声也安静下来，我们出城了。我才发现我们走在先前走来的路上。我问李发生，往哪里走？李发生摇头。倒是那个叫张浩存的白面娃娃见多识广，他给我们讲，我们要穿过这片大山区才能出川北上，诸葛亮打曹操就是走的这条路。李发生比任何人都认真地记住了这个娃娃的话。

李发生小鼻子小眼睛小个子，眼眨眉动，是个鬼精灵。上过私塾，练过武功，会写字也能舞刀弄棍；练武是想让身体长高些，他爹经常用扁担量身

高，说，你长不到扁担高，将来怎么当男人挑大粪挑粮食？李发生的个头就是长不过扁担，也就放弃了习武，在街上的一家饭馆当了一段时间的伙计，看会了厨艺，能做九碗十盘，办红白喜事，不但能混个吃喝，落点工钱，还能包两条又白又大的蒸肉回家孝敬爹妈。他爹也就不再拿一条扁担与献上大白肉的儿子较量，但李发生一辈子忘不了扁担，他把学来的那点武功，都用在扁担上。他吹嘘自己发明了“扁担拳”，大家觉得这是小个子男人的大话，并不在意。只有我相信他的话。我们一高一矮，像鸭子的脚蹼连在一起。他说张浩存告诉他，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大庙山原来没有路，是满山的树林，五个男人开了一条通往外面的山路，这叫“五丁开山”。

我问，山这面是平坝，是通向成都的大坝子，山那面该不会也是坝子吧？

这下把李发生问住了，他说，我也是第一次出去，晓得山那边是啥子哟！我说，我爹说，山那面还是平坝，平坝后面又是山。我现在终于看到了平坝。种地的人喜欢坝子，好田好土好种庄稼，你看人家这里的菜长得又胖又嫩到处青幽幽的！李发生说，对头，你娃比你爹还聪明！我说，那山和坝子之外又是啥？李发生认真想了想说，听说是海，海大得无边无际。

我问：比坝子还大？李发生被我问得有点不耐烦，说，尿，你就晓得个坝子！海，那是装满了水的坝子！但一不小心，小命就没有了，鱼虾把你啃得精光，连骨头也不剩。听说这些日本人是专吃鱼虾的，他们凶得很，哪像我们这些吃庄稼的人温和得像羊子一样。我又问，那些人住在海里还是山上？李发生说，你龟儿子问题太多，问得我脑壳都大了！

一路上有李发生聊天，走路也轻松了。时令已过中秋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。我们只穿着单衣、草鞋，背上背一顶草帽，肩上挎一支老套筒枪，有的还没有枪，只背了一把大刀，也有的腰杆上别了一把烧鸦片的烟枪，有人嘲笑我们是双枪队。能抽鸦片的毕竟是少数，穷人哪里抽得起嘛！我把我妈做的夹袄和布鞋藏在背包里，舍不得穿。我们穿单衣行军，最怕雨天，偏偏一进入山区的秋季，那雨就下个没完没了，草帽哪里遮得住，浑身湿透也要走哇，裤子上粘满了泥巴，有时简直成了泥人，只有两个眼睛还在转动。

连续走上十天，身体软得像一摊泥，坐在地上就不想起来。每到休息的时候，我就倒在路边的草丛中，把肿胀的腿伸直抬高，龇牙咧嘴地挤血泡，脚丫和鞋粘在一起了，一脱鞋就会拉掉一层皮。青草靠着我的脸，我觉得自己